



主持人:刘建强

小
小
说
超
市

孝顺

□毛腊梅(安徽桐城)

身体一向硬朗的刘大爷病了,病得还不轻,脾气也变坏了,吃饭挑三拣四,还动不动就发火。

刘大爷的独生子大牛在医院陪护。

“爸,您喝点儿稀饭吧。”大牛轻声细语。

“这是啥稀饭,照得见人影。你想饿死我啊!”刘大爷气呼呼地说。

“爸,别生气别生气。您想吃啥,我就就去外面买。”大牛像在哄孩子。

“我要百年面馆里的刀削面,我就好那一口。”

“路有点儿远,您别急,我去买。”

大牛买来刀削面,刘大爷嚼面的声音传得老远。刘大爷笑了,大牛也笑了。

过了半个小时,大牛端来一杯水:“爸,您喝口水。”

“我不喝白开水,没味儿,我要喝桐城小花茶,要谷雨前的。”刘大爷又吵大牛。

“行!这就去买。”大牛百依百顺。

大牛跑遍茶行也没买到,还是发朋友圈求助,才弄来一盒谷雨前的桐城小花茶。

喝着碧清的桐城小花茶,刘大爷脸上的褶子都带着笑。

傍晚时分,大牛准备好了热水:“爸,今天出汗了。我帮您擦擦身子。”

“想烫死我啊!这么热的水!”刘大爷又开始喊。

“好,我加点儿凉水。”大牛兑好凉水,给刘大爷擦身子,仔仔细细。

服侍好父亲,大牛坐在椅子上,感觉全身都要散架了。

“累了吧?这些事我可以做的。”年轻的护工说,声音中透着关切。

“这个你替代不了,他是养我小的人,现在该我养他老。他越吵我,我越心安。”

剔墨纱灯

□顾盛红(浙江嘉兴)

剔墨纱灯俗称“宫灯”,是桐乡传统的民间工艺品,先在绢纱上勾定轮廓,然后用一种特制的胶涂于绢面。等胶晾干后,在绢纱上勾墨绘画,并将画外空白绢面用墨汁剔出,使之透光。夜晚,灯架上的灯光透过绢纱,纱隐灯显,人影婆娑,美轮美奂。

因为制作复杂,手艺濒临失传。七旬刘老,白发如霜,因做灯时久坐,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,背也弯成一张弓。他想找个传人,把手艺传承下去。

两个徒弟张先、李圆,张先有较强的绘画功底,在绢纱上画出来的飞鸟像在林中穿行。他爹又是木工,所以他的动手能力较强,棱柱也做得有模有样。相比之下,李圆显得笨拙一些,动作比较慢,画出来的人物也没张先的好看。

“师弟,你画的是什么鸟呀?我怎么认不出来。”张先道。

“我当然没有师兄画得好。”李圆自顾画画。

“这个女的怎么画得这么丑?难怪师父看不上。”张先踢了一下李圆画的另一盏灯。

李圆没理会,继续埋头制作。

半年后,刘老吩咐他们各做一盏剔墨纱灯,时间一个月,一个月后一起交灯,胜出者将成为他的传人。

张先擅长绘花鸟,画出来的花鸟呼之欲出。他慢慢地制作,成功做出了一盏精美的宫灯,绢布上的美女巧笑倩兮。他将灯挂在门口,路人皆驻足欣赏。

李圆也埋头苦干,他绘的是一个丫鬟,点上灯后,风姿绰约。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

已经是晚上七点了,他提着灯往刘老家

中赶,今天是交灯的日子。

去刘老家要穿过一条长长的弄堂,那天正好是雨天,路灯坏了几盏,剩下的两盏也昏昏欲睡。

他隐约看到前面有人坐在地上,挑灯上前一看,一个姑娘穿着及膝的短裙,双手捂着右脚,鲜红的血触目惊心。她被一辆摩托车撞了,肇事者跑了。

当务之急是止血,李圆立马撕下灯面上的绢纱,将女孩的伤口包起来。然后,他扶着她慢慢走出弄堂,叫了一辆车,将她送到医院。

望着没了绢纱的灯,李圆无奈地摇摇头,来到刘老家中。

“你的剔墨纱灯怎么没绢纱?”刘老不解地问。

“我,我……”李圆挠了挠头,他不想说出实情。

“师父,师弟肯定是画得不好,拿不出手。师弟,你说是不是?”张先笑着问。

“是的,师父。”李圆低着头。

刘老家中的电话响起。

“舅舅,我的脚受伤了,在医院,今晚不过来了。”打电话的是刘老的外甥女。

“茵茵,你的脚怎么受伤了?我马上过来。”刘老最疼这个外甥女,拿起钥匙就出门,两个徒弟紧随其后。

他们来到医院,刘老的外甥女转头过来,看到了李圆,露出了惊喜的笑。

她对李圆说:“谢谢你救我!”

刘老望着张先与李圆,语重心长道:“我们做灯就是为了照亮别人,李圆,你留下。”

信任

□徐建英(湖北咸宁)

雨云轩茶庄的老板娘刘娟,喜欢怀旧风格的黑胶唱片,不少爱好相同的朋友常来她的茶庄喝茶、听歌。她的大学同学秦芳来得最勤。

秦芳每次来,都是一身名牌,开着豪车。秦芳请刘娟去她丽景园的房子玩,室内装修得金碧辉煌,把刘娟的眼睛晃得痛了好多天。秦芳说自己是做对外贸易的。

忽一日,秦芳约刘娟吃饭。精致的包间里,只有秦芳和她两个人。

刘娟问,老同学,怎么了今天?

秦芳停下筷子,沉思了一会儿,很严肃地说,我还真有事相求,公司最近资金周转有点儿困难,想向你暂借三十万元应急,时限一个月,我按市面的利率付你利息。

刘娟扑哧一笑,什么利息不利息的,多年同学情如姐妹,这点儿小事,直接在我店里说就行,还搞得这么隆重。

席间,二人心情极好,风卷残云扫完一桌海鲜。

此后,秦芳仍来雨云轩玩,只是次数少了很多,每次来,也是心事重重的。

转眼两个月过去了,秦芳也没把钱还上。倒是每次见面,她都主动提起欠钱的事。刘娟也就每次都笑笑说,没事,没事,你一大老板,我不怕你跑了。

刘娟想重新装修雨云轩,在一次聚会时向秦芳提了这件事。

秦芳沉默了一会儿,说,我一会儿开车送你回家吧!在刘娟下车时,秦芳取出一只包装漂亮的盒子递过来:这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黑胶唱片,你回家后一定要拆开听听。

刘娟回到家,想起秦芳聚会时花钱大手大脚,却不还自己的钱,感觉心里堵得慌,就随手把黑胶唱片连包装盒一起扔到了柜子里。

不久,因为惦念着装修的事儿,刘娟想再找秦芳谈谈。她给秦芳打电话,无法接通;去秦芳家,敲门没人应。刘娟只得东挪西借凑钱把雨云轩装修了。

时间过去快半年了,秦芳还是杳无音信。刘娟感觉不对劲,再三思付,决定拉下脸去秦芳的公司看看。办公室大门紧锁,保安说,这家公司关门好长时间了,听说老板跟人产生债务纠纷,去外地追债了。

刘娟大吃一惊,喘着粗气往秦芳家赶。

秦芳家也是大门紧锁。隔壁走出一个妇人,听刘娟说找秦芳,告诉她,房东进看守所了。刘娟听后,感觉后背阵阵发凉——她错信秦芳了。越想越觉得心慌胸闷,身上痛痒难受,她挠了几下,疹子瞬间爬满手臂,连指缝里都是。

急诊室里,医生说这是过敏。

刘娟手上的红疹越发严重,指甲挠过的血痕一道道触目惊心,严重的地方开始发炎化脓。刘娟内忧外患,病越来越重,因过敏原不详,只得住进了医院。

转眼冬天来临,身患痒症的刘娟无心经营雨云轩茶庄,只得将其低价转了出去。

一日,她在家整理房间,无意中翻出秦芳送的黑胶唱片。撕开外包装,刘娟蒙了——里面除了黑胶唱片,还有房产证和土地证,以及一张字条:娟,拖了这么久,当着你的面,我实在开不了口。资金周转遇上困难了,你如果信我,让我把房产证放到银行抵押,助我先过了这道坎,不然的话……房产证你暂留着吧!